

原戲

劉師培等

+13649

目次

原戲

舞法起於祀神考

戲曲考原

戲源

訂某君戲辨

說戲劇



海甯王國維

杭縣馬尊堯

杭縣馬尊堯

貴筑姚華

原 戲

儀徵劉師培

戲爲小道。然發源則甚古。遐稽史籍。歌舞並言。如商書言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爲歌舞並文之證。又如前歌後舞。歌舞昇平。皆其證也。歌以傳聲。舞以象容。歌舞本於詩。故歌詩以節舞。黃氏以周禮書通故云。詩序維清奏。古人作詩象舞。謂歌此詩以節其舞也。以歌傳聲。如風雅是。復以舞象容。如三頌是。孔子刪詩。列周頌魯頌商頌於篇末。頌列於詩。猶戲曲列於詩詞中也。頌卽形聲之容。詩譜云。頌之言容也。釋名云。頌容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注云。頌讀爲容。阮芸台云。頌正字。容借字。籀文作額。而說文訓兒。說文。頌。容兒也。從頁公聲。籀文作額。兒字下亦云。頌也。儀徵阮氏謂詩有三頌。頌與樣同。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上古之時。最崇祀祖之典。卽祖先

教也。欲尊祖敬宗，不得不追溯往跡，故周頌三十一篇所載之詩，上自郊社明堂，下至藉田祈穀，旁及岳瀆星辰之祀，（卽烈父有容諸篇，亦因諸侯助祭而作，閔予小子，則朝廟之詩也。）悉與祭禮相同。（卽魯頌閟宮篇，亦爲追祀先公而作，商頌常發諸詩，則皆祭祀之詩矣。）是爲頌也者，祭禮之樂章也，非惟用之樂歌，亦且用之樂舞。古代惟饗用舞，大司樂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又言冬至圜邱奏樂三變，用雲門之舞，夏至方邱奏樂六變，用咸池之舞，宗廟奏樂九變，用九聲之舞。在古爲夏，在周爲頌。（商亦有之。）夏頌字並從頁，有首之象。（夏字從夊，並象手足。）夏樂有九。（卽周禮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頌夏騶夏也。）至周猶存宗禮賓禮皆用之。（杜子春周禮注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頌夏，公出入奏驚夏，以金奏爲之節，周禮鍾云以鐘鼓爲之節，蓋以歌節舞，復以舞節音（左傳云，夫舞所以節八音以行八風，猶之今日戲曲以樂器與歌者舞者相應也）（阮氏曰，古人非後舞不稱奏，後世變夏爲頌，周禮鄭注云，夏頌之族類也，而頌之作，用並主形容維清者，象舞也）（墨子云，武王因先王之樂，而自作樂，名曰象，酌桓，負般，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內則十三舞勺，勺爲武舞，故隨武子以勺武并言，勺酌古字通，爲大武之樂也）（又樂記云，舞莫重於武宿夜，熊王謂武宿夜，是大武樂章之名，皇氏謂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士卒皆歡樂，歌以待旦，因名焉，卽武王伐紂之事）（周代之時，以夏樂與大武並重頌之諸侯，如諸侯舞大創是也）並以之教民，象武爲武舞，器用於戚，夏籥爲文舞，器用羽籥（禮記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云，先學勺，後學舞，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文王世子云，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皆於東序，注，干戈萬舞，象武

也。羽籥文舞，象文也。公羊傳云：萬者何？十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是舞分文武之證。此皆因詩而呈爲內容者也。象武。陳武。王伐紂之功。（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云：下管象，祭統云：下而管象，維詩清箴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武肅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猶之後人戲曲，修陳古人戰跡耳。仲尼燕居篇云：下而管象，示事也。示事者有容可象之謂也。此卽古代戲曲之始。觀樂記之言大武也，謂先鼓警戒，三步見方，再始著往，復亂節歸，奮疾不拔，極幽不應，至推之君子好善，小人取過，樂記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官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進退得齊焉，非卽戲曲持器械之始乎。（記言朱於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又樂記載孔子告賓牟賈云：夫舞者，象成者也。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考之尚書大傳，則古製樂歌皆假設賓主。

（尚書大傳云惟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於大麓之野，溟然乃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考成，亦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而武王克殷，亦雜演夏廷故事。（佚書周武王克商告廟，萬獻明明，三終，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卽演夏代故事也，）非卽戲曲妝扮人物之始乎？是則戲曲者，導源於古代樂舞者也。古代之詩雅頌，可入樂舞，此頌字所由訓爲貌也。樂舞之制，始於古初。（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三人，搖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而書經蕭韶九成，亦指舞言，是樂舞甚古，）至春秋之際，其制猶存。（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註觀國樂，見舞象箏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夏，見舞大夏，見舞韶箏，皆樂舞存於周末之證，）由帝王祭禮以推行於民庶，惟行綴，佾列數以位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是也，）形以時異。（如春秋繁露云，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楯，法文而王舞，溢衡，）然以歌舞節以舞節音，則固與後世戲曲相近者也。况考之周禮

樂師爲旄禮。(毛爲旄牛尾，餘姚章氏謂卽葛天氏之制，)舞師敎皐舞。(前篇云，皐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四方以皇，)而宋以桑林享晉侯。題以旌夏。懼而發疾。(餘姚章氏云，謂舞者卽以旌夏戴頭也，)蓋舞者殊形詭象。(與方相氏熊皮金目類，)致睹者生恐怖之心。猶之後世伶官面施朱墨也。在國則有舞容。在鄉則有儺禮。(儺雖古禮，然近於戲，)後世鄉曲偏隅，每當歲暮，亦必賽會酬神。其遺制也。蓋樂舞之制，其利實蕃大之可以振尙武之風。(如武舞是，)小之可以爲養生之助。(如升降疾徐，可以勞筋骨，宣血氣是，)而徵引往跡，離陳古事，則又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爲勸戒人民之一助。其用顧不大哉。故用之偏隅，則有昧任侏僂之樂。(周禮言祭祀則舞四夷之樂，)付之後世，猶有魚龍舍利之名。(後漢以此戲示四夷，)此皆古籍之彰彰可考者也。故推原其終始而論之如此。

舞法起於祀神考

儀徵劉師培

祝文巫字下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手舞形。與工同意。案舞從無聲。巫無疊韻。古重聲訓。疑巫字從舞得形。卽從舞得義。故巫字並象舞形。蓋古代之舞。以樂舞爲最先。呂氏春秋言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閔。又言陰康氏作爲樂舞。以宣導其民。此其證也。而古代樂官大抵以巫官兼攝。虞書言舜命夔典樂。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夔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掌樂之官。卽降神之官。而簫韶又爲樂舞之一。蓋周官瞽朦司巫二職。古代合爲一官。樂舞之用。雖曰宣導其民。實則仍以降神爲主也。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其恆舞于宮。是爲巫風。恆舞卽指樂舞言。足證樂舞之職。古代專屬於巫。蓋顓頊以降絕地。天通而樂舞則爲降神之用。成湯恐其蹈詛盟之風也。故

垂爲大戒。此因禁降神之故而並禁樂舞者也。又山海經言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左手操翳。右手操環。文言夏后開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開卽夏啓操翳操環卽係樂舞。九辨九歌殆亦歌舞相兼之樂。蓋夏崇巫風。夏啓之舞卽係以舞降神之事。故有嬪天之說。嬪當作賓。賓天者卽以天神爲賓。卽降神之說。此亦舞樂降神之證也。墨子引佚書武亂篇言啓乃淫溢。康樂又云。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此皆指夏啓以舞降神言也。更卽夏啓之事以推之。僞書言夏禹舞羽格苗。其事亦見于周秦諸子。又韓詩分傳言久喻教而有苗服。墨子言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則所謂舞羽格苗者卽降神之樂舞也。蓋苗俗最崇祀神。故禹託舞樂降神之說以儆苗民。苗民信舞樂之果足降神也。遂服從于禹。啓承禹跡。更用樂舞以愚民。並以推行其教。故禹啓均有神人之稱。而禹之聲樂至爲天下所宗。史記實則卽

古代巫官之事耳。又呂氏春秋言湯時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莊子言合於桑林之舞。司馬彪作注。以桑林爲湯樂名。又淮南言桑林生臂手。高注以爲神名。蓋桑林本古人之名。既歿之後。則祀爲興雲作雨之神。（呂覽高注）故成湯禱之以祈雨。因降神。必以舞。故所作之樂舞。卽以桑林爲名。左傳襄十年言宋享晉侯。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蓋宋爲商後。故桑林之舞。猶存題卽首額。旌卽柯羽之旌。夏卽周禮九夏之夏。桑林之舞。以羽蒙首。故晉侯以爲懼。特宋人用爲享賓之舞。成湯則用爲降神之舞耳。且桑林爲禱雨之神。故桑林之舞。卽開周代舞雩之先。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女巫掌歲時祓除蠱俗。旱暵則舞雩。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論衡以此爲舞雲之祭。舞者七十二人。此雩祭重舞之證。月會言大雩祭用盛樂。則雩祭所用之舞。卽係樂舞。說文雩字下云。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樂於赤帝。

者。卽用樂舞以降赤帝之神也。雩從弓聲。弓爲古于字。古代從于之字。均有大義。
 (如許、芋、迂、盱等諸字是也)從無之字。亦有大義。(如撫、撫諸字是)于無音近。
 取義亦同。則雩字兼從舞得舞矣。因雩祭用舞。故取與舞字音義相同之字。名之曰。
雩。是又古人聲訓之精也。此旱祭用樂舞之證。伏周書王令篇云。樓煩以星施。星施
 者。珥旄。孔注云。施所以爲旄羽珥。段玉裁據說文。訓施爲旗。案周禮地官舞師教皇
 舞。先鄭云。蒙羽舞也。皇或爲雩。或爲義。後鄭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爲帔。又春官樂
 師有皇舞。是故書作雩。先鄭以爲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四方以方。後鄭謂雜
 五色羽。如鳳凰色。持以舞。旱暵以皇。又說文雩字下云。樂舞以羽翹其首以祀星辰
 也。許君說最確。蓋雩舞用以祀星辰。而四方旱暵之祀。不過由祀星辰推及之。因雩
 舞用以祀星辰。故稱爲星施。猶占風之具。謂之風角也。故亦謂之星舞。周禮之皇舞。
 均係星舞之訛。幸故書作雩。證以說文。雩字之義。而皇誤爲星。其跡顯然。王會星施。

亦卽聖舞之具。蓋卽翮首之羽也。凡斜曳之物。認可被以旄名。不必直解旄爲旗也。其曰玼旄者。玼卽漢待中玼貂之玼。言翬首之羽以犂牛尾爲飾。猶今人之加雉尾于冠上也。王會言星旄者。玼旄言星旄以旄爲玼也。古代羽旄爲二物。故周禮于羽舞。皇舞之外。又有旄舞。特彼執旄而舞。與此橫旄羽上。蒙羽而舞者不同。此與桑林之舞略同。自星誤。皇而後。鄭遂以羽色如鳳解之。幸王會有星旄之文。足證周禮皇舞之誤。此祭星用樂舞之證。抑又攷之。毛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由上語觀之。則頌詩可借樂舞之用。由下語觀之。則頌詩兼備祀神之用。蓋上古之時。最崇祀祖之典。欲尊祖敬宗。不得不追溯往跡。故周頌三十篇所載之詩。上自郊社。明堂。下至籍田。祈穀。旁及岳瀆。星辰之祀。卽列文有客諸什。亦因諸侯助祭而作。閔予小子。則有朝廟之詩也。悉與祭禮相關。魯頌周頌莫不皆然。如閟宮及商頌五篇。是則頌也者。祭禮之樂章也。非惟用之於樂歌。

亦且用之於樂舞。故周頌之詩，專主形容維清者象舞也。（詩序云：維清者象舞也，墨子云：武王因先王之樂，自作樂名曰象。）酌桓賁般者（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餘詳魏源詩古源）大武之舞也。（禮記樂記云：舞莫重于武。夙夜，此周道也。武夙夜，即大武。皇侃謂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士卒皆歡樂，歌以待旦，因名之曰武夙夜。）象武二詩，均陳武王伐紂之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詩維清箋云：象舞象用兵刺仗之舞。武篇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謂舞也，誤武王爲周公。）蓋詩之有頌，所以形容古人之往跡而記之者也。頌列爲舞，所以本歌詩所言之事而演之者也。是猶傳奇備說往跡而後演之爲劇也。故頌卽形容之容。（詩譜及釋名）籀文作頌。許君訓容爲貌。卽訓頌字爲頌儀。近人阮雲台謂詩有三頌，頌與樣同。其說均確。惟訓頌爲容，由於頌備樂舞。古人舞樂以降神。故三頌均多祀神之作。此則阮氏所未析也。又周禮鐘師掌奏九夏。夏頌均爲

樂舞。（鄭注云，夏頌之族類也。）故字均從頁，象人身首之形。夏字從夊，並象人足而九夏之章雖間用之於賓禮，然用之祭禮較用之賓禮者爲尤多。（見周禮及杜子春注）則亦上古以舞降神之遺制也。不惟此也。周禮大司樂有云：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祀地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又言冬日至圜邱，奏樂六變。用雲門之舞。夏日至方邱，奏樂六變。用咸池之舞。宗廟奏樂九變。用磬象之舞。則周代祭祀咸用樂舞，其始也。僅以樂舞備祭祀之用耳。厥後乃用以享賓，厥後復用以教民。考周代之時，象武（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九勺，卽酌詩酌從勺聲，故借爲勺）爲武舞，器用干戚。夏籥（內則二十舞大夏）爲文舞，器用羽籥。（見公羊傳及禮文王世子注）然象武爲周代祀神之章。（維清詩云：文王之典，肇禋。二者祀天也。酌序云：告成大武也。告成者，卽告成功於神明也。）大夏卽夏代降神之舞。（見前）則三代以前之樂舞無一不原於祭神。

鐘師大師樂諸職蓋均出於古代之巫官巫官所掌蓋不獨舞雩之事已也又佚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克殷謁祀。衛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此亦樂舞之形容古事者也。與後世演劇相同。然奏者必以衛人且奏于克殷謁祀之日是猶後世之演劇酬禮也。又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事儺亦古代巫舞之遺風。今觀中邦各直省其倆壤遐陬未設梨園於詞神報賽之時則必設壇演劇即以巫覡爲優伶此卽古代方相氏所掌之事也故知舞樂降神之典至今猶存而古人之樂舞已開演劇之先此固班班可考者也東周以降而巫與伶分然春狀之言祭禮也必兼及舞伶又賡引爲周史官精於言樂且侈言神術射隼首以召諸侯是則掌樂之官必兼治巫官之學考古人稱瞽官爲神瞽又以瞽史爲知天皆以樂官與巫官聯職賡引所學略與彼同而古代舞樂降神之典證以此義而益明此孔子所由聞樂舞于賡引也獨惜秦漢以後古樂失傳漢晉以降樂舞亦亡而人舞

之。法。惟。存。于。日。本。左。傳。有。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今。人。舞。之。法。雖。不。足。該。樂。舞。之。全。是。亦。中。土。古。代。舞。之。僅。存。者。矣。近。人。僅。知。樂。舞。之。法。足。備。美。術。之。觀。而。古。代。用。舞。法。以。降。神。則。無。有。知。之。者。故。博。稽。古。藉。以。溯。舞。法。之。起。源。若。古。代。樂。舞。之。名。已。詳。於。餘。杭。章。氏。書。中。茲。不。述。

戲曲攷原

海甯王國維

楚詞之作。滄浪。鳳兮。二歌。先之。詩。餘之。興。齊梁。小樂府。先之。獨戲曲。一體。崛起於金元之間。於是有疑其出自異域。而與前此之文學。無關係者。此又不然。嘗考其變遷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不過因金元人音樂上之嗜好。而日益發達耳。

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古樂府中。如焦仲卿妻詩。木蘭辭。長恨歌等。雖詠故事。而不被之歌。舞。非戲曲也。拓枝菩薩蠻之隊。雖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戲曲也。唯漢之角。觥。於魚龍百戲。外。兼搬演古人物。張衡西京賦曰。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又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以逶蛇。洪崖立而指掌。被羽毛之氎。攏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所搬演之人物。且自歌舞。然所演者。實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演故事者。始於唐之大面。撥頭。踏搖。

娘等戲。代面（卽大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踏搖娘生於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曲而破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右見舊唐書音樂志。樂府雜錄及教坊記所載略同。）及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刀劉季述始作焚噲排闥劇。（宋陳旸樂書第一百八十六卷）唐時戲劇可考者僅此。至宋初搬演。較爲任意。宋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宋史孔道輔傳）又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搢擻至此。聞者歡笑。（劉攽中山詩話）至南

宋時洪邁夷堅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優伶調謔之事尙與此相類。雖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詞與故事否。若有歌詞。果與故事相應否。今不可考。要之。此時尙無金元間所謂戲曲。則固可決也。

雜劇之名。始起於宋。宋制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小兒隊女弟子隊各進雜劇。隊舞及雜劇之制。具見宋史樂志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志謂舞隊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人。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簫箏。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盃。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於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

獨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九用角觥宴畢。而隊舞制度。東京夢華錄所載尤詳。初參軍色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著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攔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帕頭紫衫者。擎一綵殿子。內金貼字牌。擂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隊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羣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八進致語句。雜劇入場。一場兩段。內殿雜戲。爲有使人在座。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羣隊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隊。又羣舞應天長曲子出場。女弟子隊舞雜劇與小兒略同。唯節次稍多。

此徽宗聖節典禮也。若宴遼使。其典禮與三大宴同。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遼宴宋使。則酒一行。觴篋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餅茶致語。食入。雜劇進。(遼史樂志)由此觀之。則宋之搬演李義山。遼之搬演文宣王。既在宴時。其爲雜劇無可疑也。

雜劇亦有歌詞。宋史樂志謂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辭。未嘗宣布於外是也。其詞如何。今不可考。唯三大宴之致辭。則由文臣爲之。故宋人集中多樂語一種。又謂之致語。又謂之念語。茲錄蘇子瞻與龍節集英殿宴樂語如左。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跡。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於建丑之正。端玉履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式慈。與人均福。恭維皇帝陛下。睿思冠古。睿哲自天。獮孚有文。日

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說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念。願廣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生旦。且種蟠桃不計春。請使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旅在列。笙磬同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戲曲考原

戲曲考原

二十二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髻鬘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尙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箭。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振子盈庭。必有可觀之伎。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神聖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額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維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策授萬

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王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裳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優伶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遊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顏之廣大。清歌既闕。疊鼓頻催。再拜天街。相將歸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欽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盈集。金奏方諧。上奏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戲曲考原

戲曲考原

二十四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萬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擲屢作。旌夏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胤來祥。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回草木。恭維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與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觀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戲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詠笑雜陳。示侂同於羅樂。金絲再舉。雜劇來獻。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鼙鼓頻催。再拜天階。相將歸去。

天子大宴之典如是。民間宴會之伎樂。當倣此而稍簡賾。維樂語一種。凡婚嫁宴享落成時均用之。更有於勾隊放隊外兼作舞詞者。秦觀晁无咎毛滂鄭僅等之調笑轉踏是也。茲錄鄭僅之調笑轉踏如左。

調笑轉踏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難并。佳客相逢。實一時之盛事。用陳妙曲。上佐清歡。女伴相將。調笑入隊。（此與樂語之勾隊相當。少游作此。下尚有口號一首。）

秦樓有女字羅敷。二十未滿十五餘。金銀約腕攜籠去。攀枝折葉城南隅。使君

戲曲考原

二十六

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芳草路。東風吹鬢不可侵。日晚蠶飢欲歸去。

歸去。攜籠女。南陌柔桑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頻駐。蠶飢日晚空留顧。笑宿秦樓歸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頭西渡頭。拾翠每尋芳草路。抹蓮暗過白蘋洲。五陵豪客青樓上。醉倒金壺待清唱。風高天闊白浪飛。急催艇子搖雙漿。

雙漿。小舟蕩。喚取莫愁迎疊浪。五陵豪客青樓上。不道風高江廣。千金難買傾城樣。那聽繞梁清唱。

綉戶珠簾翠幕張。主人置酒宴華堂。相如年少多才調。消得文君暗斷腸。斷腸初認琴心挑。么絃暗寫相思調。往來萬事不關心。此度傷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綉戶銀屏人窈窕。瑤琴暗寫相思譜。一曲關心多少。臨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潏潏流水武陵谿。洞裏春長日月遲。紅英滿地無人掃。此度劉郎去復迷。行行漸入清流淺。香風引到神仙館。瓊漿一飲覺身輕。玉砌雲房瑞煙暖。煙暖。五陵晚。洞裏春長花爛漫。紅英滿地溪流淺。漸聽雲中鷄犬。劉郎迷路香風遠。誤到蓬萊仙館。（此下尚有九詩九曲分詠各事以句調如同故略之）

放隊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游人陌上拾花鈿。今以之與樂語相比較。則樂語但勾放舞隊而不爲之製詞。而轉踏不獨定所搬演之人物。併作舞詞。唯閱數之多少則無一定。如上鄭僅之調笑多至十三閱。秦毛二家各八閱。而晁天咎作則僅七閱耳。（秦晁鄭三家調笑均見樂府雅詞。毛作見宋六十一家詞東堂詞中。）其但作勾隊遣隊辭而不爲作歌詞者亦有之。如洪适之句降黃龍舞及句南呂薄媚舞是也。（見盤洲文集卷七十八）然諸家調笑雖合

多曲而成。然一曲分詠一事。非就一人一事之首尾而詠之也。惟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見王灼碧鷄漫志卷三）是爲合數闋詠一事之始。今其辭不傳。傳者惟趙德麟（令時）之商調蝶戀花。述會真記事凡十闋。并置原文於曲前。又以一闋起一闋結之。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於具體而微。德鄰於子瞻守穎州時。爲其屬官。至紹興初尙存。其詞作於何時。雖不可考。要在元祐之後。靖康之前。原詞具載侯鯖錄中。錄之如左。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于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元。訪奇述異。莫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筦絃。好事君子極宴肆歡之餘。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瑣。分之

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撫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叙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金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叙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命其子曰歡郎。女曰鶯鶯。出拜爾兄。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

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鄮旁。凝眸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鄮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綉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由是拳拳。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矣。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媒而求聘焉。張曰。余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夕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論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

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徧。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臨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蕊然來報喜。花箋徵論相春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半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張亦微喻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神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者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

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故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久之。復躍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歛袂怡聲。把多才數。悵惆空同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歎而起。則紅娘欽衾攬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嬌羞融洽。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

可明者。粧在臂。香在衣。淚光凝。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常娥至。
玉困花柔羞技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相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
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
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
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情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雖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
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淒惻。張

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歔歔。崔投琴擁面泣下。趣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爲央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酒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訴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並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又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之間。亦與敝戚

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授瑟之挑。琴無投梭之拒。及荐枕席。義盛恩深。
愚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私。不復明
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
如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
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行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
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
不絕。兼致綵絲一約。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者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

之貞。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繁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勿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爛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嬾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于是益知樂天之語爲當也。何則。夫
崔之才華宛美。詞彩豔麗。則於所載絨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
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
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撫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
文則美矣。意猶有未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於崔。旣不能以
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
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真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
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
同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
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

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主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闋。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德鄰此詞。毛西河詞話已視爲戲曲之祖。然猶用通行詞調。而宋人所歌除詞調外。

尚有所謂大曲者。王灼碧鷄漫志曰。凡大曲有散序。歇排。遍。正。攔入。破。虛。催。實。催。

衰。徧。歇。指。殺。衰。始。成。一。曲。謂之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

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云云。此種

大曲。自唐已有之。如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涼州伊州等疊數多寡不等。皆

借名人之詩以入曲。茲錄水調歌十一疊如左。

水調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鞞。

第二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瑯戈。金鞍寶鉞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第三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第四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

入破第一

細草河逢一雁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第二

戲曲考原

戲曲考原

四十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第三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綬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

第四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

第五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

第六微

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

此種大曲疊數既多。故於敘事尤便。於是詠事者乃不用詞歌而用大曲。碧彩漫志謂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寬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

天長恨歌傳並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擷入破虛催衰實催衰歇拍殺衰。其詞今不傳。傳者唯同時曾布所撰水調歌頭大曲詠馮燕事。見王明清玉照新志。如左。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鬥鷄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風雲。懷懷座中生。便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游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簾聲。

排遍第二

戲曲考原

袖籠鞭敲燈。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煙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
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雲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
啞聲裏。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
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回家鎮。長酩酊長醒。屋上鳴鳩空鬪。梁間客燕相驚。
誰與花爲主。闌房從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游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染。
歡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繡絕。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托夢。一比一豪
輕。

排遍第四

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

授青萍。茫然撫弄。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牕間粉頸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皇斂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淩波喚起。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柳榆羞面。妝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襟首。但驚喧白。隣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評服。圓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八

帶花徧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縈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嘆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擷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此大曲之水調歌頭與詞之水調歌頭。字數韻數。均不相合。又間有平仄通押之處。稍後有董穎者。（穎字仲達，紹興間人，嘗從汪彥章徐師川游，彥章爲作字說，見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道宮薄媚大曲詠西子事亦然。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唯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踢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鸞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囊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相歇拍。姿制俯仰。百態橫出。（宋書一百八十五卷）曾氏水調歌至排遍第七而止。故伴以舞與否尙未可知。董氏薄媚則自排遍第八起經入破以至殺衰。其必兼具歌舞。無可疑者。其詞見曾慥樂府難詞。茲錄之如左。

道宮薄媚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魏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遊。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與悲。不爲回頭。舊谷（疑國之誤）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卽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圯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物獻誠。雖脫霜戈石寶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

戲曲考原

四十六

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雨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冤憤剗肝脾。

第十摺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一作字）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青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鬟鬆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綉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窄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斂雙蛾。論時事。關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雖令效死。奉嚴旨。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悅說二字皆韻。此爲四聲通押之祖。）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淨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祟。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殷傾妲已。吳王卻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彩鸞翻妬伊。得取次於飛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衰逼

華宴夕。燈搖醉。粉菡萏。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榭。閨苑蓬壺景。盡移此地。花繞仙步。鶯隨歌吹。寶帳暖。留春百和馥郁融。死被銀漏永。楚雲濃。三年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嗅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担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

戲曲考原

四十八

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窺虛實。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尚思忠義。斯人既戮。且又嚴兵卷土。赴黃浦觀釁。種蠱方云可矣。

第五套遍

機有神。鼓征聲。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罷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連敗。柔荑搗。泣不忍。相拋棄。身在。今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喉啞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莫日道荒隅。心知愧。寶鐸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歸故里。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方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衰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虛髻煙鬟。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攏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遠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况當時金殿裏。

曲文迄於宋南渡之初。所可攷見者僅此。宋吳自牧夢梁錄載。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殆卽此類。此後如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中。其目之兼舉曲調名者。猶當與會董大曲不甚相遠也。

今以會董大曲與真戲曲相比較。則舞大曲時之動作。皆有定制。未必與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動作相適合。其詞亦係旁觀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戲曲尚遠也。至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由應節之舞蹈而變爲自由之動作。北宋雜

戲曲考原

五十

劇已進步至此否。今闕無攷。以後楊誠齋之歸去來辭引。（誠齋集卷九十七）其爲大曲抑自度腔均不可知。然已純用代言體。茲錄於左。

歸去來兮引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幃幃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爲吏東西。偶然彭澤近鄰。圻公稂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爲酒。黃菊怨冷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來兮。

老圃半榛茨。山西欲羨藜。念心爲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途。不見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雨細。漫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熈微。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荆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相攜。有酒盈樽。引鶴自酌。庭樹遣顏怡。

容膝易安棲。南窗寄傲睨。更小國日涉。趣尤奇。儘雖設柴門。長是閉。斜暉縱返觀。
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口。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入。孤松撫處。凄共。

息交絕友。壅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曠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
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解后又春熙。農人欲載舊。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
窈窕邱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笑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爲。委心任運。何多慮。顧遑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乘
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游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

戲曲考原

五十二

知命了復笑疑。

此曲不著何調。前後凡四調。每調三疊。而十二疊通用一韻。其體於大曲爲近。雖前此如東坡哨遍隱括歸去來辭者亦用代言體。然以數曲代一人之言。實自此始。要之曾董大曲開董解元之先。此曲則爲元人套數雜劇之祖。故戲曲之始。始於金元。而於有宋一代中變化者。則余所能信也。若宋末之戲曲。則具於曲錄卷一。茲不復贅。

戲源

杭縣馬尊宛

說文戲字下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諺字下云。戲也。而太平御覽引說文云。戲相弄也。案三軍之偏。猶謂偏軍。亦猶後世謂奇兵。蓋所以弄敵。引申有相弄之誼。戲初以相諧。諺如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優孟爲衣冠如孫叔敖矣。或謂戲嬉也。令人嬉樂也。此以得引申之誼。然必以相弄之誼爲正。

戲中物色諸名。如生旦淨丑之族。淨丑諸名。元初無有。蓋晚起矣。旦字之誼。索解多謬。其字古本作但。晉書樂志云。但歌四曲。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賈子匈奴篇云。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章太炎云。但樂亦即但歌。但歌不被管弦。引申之。能但歌者。卽謂之旦。淮南說林訓使但吹竽。注但古不知吹人。以徒歌故云。不知吹。案章說是也。今俗猶有伎無絃歌。徒歌者其遺風。

也。又今戲中惟正生正旦爲尊。二者皆取不被絃管能徒歌矣。

劇字說文所無。玉篇云甚也。則字宜作虞。說文虞字下云。鬪相執不解也。相執不解故爲甚矣。今樂部所演如探親相罵。雙搖會之類。是戲也。嘉興府招賢鎮之類。是劇也。廣言之文者爲戲。武者爲劇矣。

於古舞者不歌。日本猶然。今戲劇則兼歌舞矣。周禮樂師教六舞本異用。（見鄭注）今劇蓋併用之。至若淨之塗面怪異。或謂如史稱狄武襄戴銅面具以禦敵。所以壯威。斯固然矣。然始於周官。方相氏案方相氏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難（難卽儺）以索室歐疫。今之飾淨者。蓋無不執戈揚盾者。是其遺矣。然則今之戲劇由合歌舞而附以方相氏之職。所以者何。古者歌舞用於祭享爲多。後世民間歌舞輒於農隙及春秋報賽集樂於社。時儺亦往於社行之。遂浸淫而流爲今日之戲劇矣。

訂某君戲辨

杭縣馬尊匏

某君謂僕根據說文新附之劇字。遂謂文者爲戲。武者爲劇。實未深考云云。此某君未諳於僕之文也。僕以戲劇之名。習於人口。而劇義爲甚。未知所取。乃誦劇字所以有甚義。實由說文康字訓鬪相執不解來。是戲劇之劇字當作康。然則僕明明根據說文。而非根據新附也。特彼文簡肅。不尙繁辭。乃詎令某君生此誤會。慚甚。願僕未嘗引及新附。僕明明云。劇說文無此字。玉篇云甚也。是引玉篇非引新附也。然劇字已見於倉頡篇。唐釋慧林一切經音義五引云。篤也。又音義七引云。病篤也。又音義三十二七十六並引云。增甚也。以倉頡篇亡。故不徵。然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猶然而材劇志大。解蔽篇曰。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爾雅釋宮曰。三達謂之劇旁。五達謂之劇。燕築有劇辛。此劇字略見於先秦古書者。史記有劇孟。漢書楊雄作劇秦美新。

訂某君戲辨

五十五

卽說文正文雖無劇字。而卅部癡注云。劇聲也。力部勉注云。尤劇也。勞注云。劇也。顧昔人皆以爲卽劇之俗體。要之。劇字非至大徐附入說文而始有也。某君謂新附字多不足據是也。然亦當求其所以傳誤之由。（專考說文新附字者。鈕匪石外尙有鄭子尹。至論說文本字而糾及新附字者更僕難終。）若僕雖非糾新附之劇字。正以說文而糾流俗相習所謂戲。劇之劇也。某君反以爲根據新附。不亦與僕文大相刺謬乎。故曰。某君未諦於僕之文也。抑某君謂爲字義。原與戲字近。則僕。弊。陋。未聞其訓相近之義。某君必有所據。乃以一言蔽之。豈以字出新附不必考耶。

某君謂古無所謂戲。更無文武之分。惟歌舞二事。卽可爲文戲之發源。此僕之所欲就質於某君者也。古無所謂戲。於詞徵有不達。似當云古無如今日之所謂戲。不然。如某君下文所博引繁徵者。果何謂耶。古之戲劇無文武之分。誠無所考。不敢妄斷。雖然。嘗亦觀於古書雅記矣。春秋齊魯會於夾谷。齊奏房中之樂。俳優侏儒爲戲於

前。豈有房中之樂。而用戈矛劍戟者乎。○（齊初奏四方之樂。有兵器。爲孔子所斥。乃奏房中之樂。惜健忘不能舉其文。）○至謂歌舞爲文戲之發源。則周禮樂師教六舞。其五曰干舞。鄭注干舞者兵舞。是安得謂舞中無武。故僕但謂劇兼歌舞。○（此劇字泛言之。非專指武戲。）而不別文武也。某君又謂古時之所謂戲者。但指角觥戰鬪而言。故爲今武戲之發源。某君此論根據王俞二氏及述異記鹽鐵論耳。然僕請正告某君曰。文字語言之學。有形制。有音均。有訓故。凡此三端。必求一貫。形制爲本。意義所從出也。訓詁爲末。孳乳者也。爲之樞機者音均也。王俞二氏之說。乃釋詁釋訓釋言之列。非說文也。凡求本字本義。必於說文。○（本應稱說文解字。從便稱說文。恐某君借此爲口實。故不嫌辭贅。聲明於此。）○今說文曰。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三軍之偏。段注謂軍所駐之一面也。於角力角門何關乎。○（三軍皆可角力。何獨一面。故曰何關。）○假如某君之言。戲之本義爲角力角門。則許君何不逕解之曰。角力也。

或角門也。段注亦宜說之曰：角力也。或角門也。晉語之注左傳之注許君固不聞段氏豈未之讀耶？然如朱允倩不從說文而以訓兵爲本義，三軍之偏爲假借（麾之假借）則亦未嘗不可。顧朱氏曰：其器失傳無考，是亦何爲必更之乎？嚴鐵樵謂一曰兵也，當作一曰弄也。蓋據御覽引說文云：戲相弄也。及女部嫖一曰擾戲弄也。夫兵弄篆文形近，嚴說固未可厚非。然如初學記稽含祖道賦序引說文：祈清道神謂之祖。孫淵如卽據以爲今說文示部祖字下脫一曰祈清道神。而嚴鐵樵據宋書歷志引含序作說者云：非說文。又如文選李善注屢引說文：劇甚也。而說文無劇字。鉅匪石謂陸元朗經典釋文往往以他書當說文，未可盡信。是則御覽之引說文，安知其必爲說文與？是以段氏但云引申之爲戲，豫爲戲謔，以兵杖可玩弄也，而不據御覽。夫戲之本義既如此，而晉語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左傳請與君之士戲，注皆以爲角力者何也？朱允倩謂戲乃虞之假借，蓋以鬥相執不解爲虞，角力正所以爲虞。

也是以音語戲不過所復左傳戲作門矣戲虞古音同部（六書音均表虛聲虞聲同在第五部說文通訓定聲戲虞同在豫部）此所以得相訓也然則虞乃角力而戲非角力也某君不明通假之由遽謂僕但見說文新附之劇字而不考戲字之古說遂謂文戲曰戲武戲曰劇純繆滋多今僕不敢謂僕說盡無紕繆顧於某君之讀則不敢默爾承之也

某君謂角力非真相賊害（此語據下文云王俞二氏之說可謂精覈則似此以上皆王俞二氏之文然案頭現無二氏之書無從覈定然即爲二氏之言亦當講去其非）故有戲弄之義然宋愍公與其臣宋萬搏今人秦右衡謂搏即角觝而愍公以不勝相嫉遂致被弑今世尚有角力者安見不相賊害取勝者哉然則戲弄之義當以段說爲當而僕前說亦未昧於通方也某君又據冀州有蚩尤戲明戲劇之起原實爲喬裝而相角鬥夫述異記之說不爲經典今日之戲劇其原甚複必非由於喬

訂某君戲辨

六十

裝。角。力。單。純。之。因。僕前謂合古之歌舞。附以方相氏之職。亦姑就所見及之。然方相之蒙熊皮黃金四目。固其明證之一。而六舞之皇舞。鄭注云。故書皇作奎。皇舞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又引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下。衣飾翡翠之羽。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二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亦並足以徵今日戲劇之原。不由喬裝角力之一因已。(觀呂氏春秋之言。是太古歌者亦舞已。)僕聞見狹隘。記悟復希。凡此質難。非取攻擊。某君幸平心而察之。若未諦其文。昧於言界。掇摭古人一二異惜之辭。遽銷其謬。以後所不敢聞。弗謂僕之不答也。

說 戲 劇

貴筑姚華

予友陳萬里撰戲劇新聞。嘗徵辭於予。近復爲京華戲報。屬予爲之說。嗚呼。予何知乎。今世之好戲劇者。十人而八九。然能言戲劇者不得三四。戲劇之謂何。識其字者且不得一二也。予何言哉。解者曰。春秋之作。非執路人而與之言。將以爲士夫娛焉。是多博聞強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復奚疑而所言若是。嗚呼。予寡交遊。無以識於今之博聞強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予誠固。且予亦嘗自附於士夫之列。然猶不識戲劇之字。應作如何語也。而好戲劇。予自慚甚。寧復赧然能致一辭耶。雖然。予竟默爾。又無以明夫意之所難。而聞者或且疑予之爲憤辭。否則逃也。姑試說之。按戲說文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從戈。虎聲。說文無劇。文選注引說文云。甚也。文凡三見。朱駿聲謂卽劇之誤字。劇說文云。務也。從力。劇聲。由上之說。則字與今劇戲意遠甚。

再以聲義求之。戲從盧聲。盧，說文云：古陶器也。從豆。虎聲。虎，虎文也。予意盧當是瓦豆，而作虎文。如吉金多作饕餮（舊說謂貪獸也），文之類然。與今戲劇義亦不相蒙。說文於戲所著兩義：王筠朱駿聲皆以兵也爲正義。三軍之偏也爲靡之借，誼（靡，卽今之靡字。）意謂戲兵也者，兵器也。朱云：器失傳無考。按說文一曰：兵也之文。太平御覽引作一曰：相弄也。左僖九年傳：夷吾弱，不好弄。注：弄，戲也。此戲弄互訓。史記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亦謂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蓄云。誼似爲今戲劇語所出。且戲弄誼，不始漢世。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史記殷本紀作淫虐。予意以爲虐，卽諛。詩淇澳：善戲謔兮，不爲諛兮。爾雅釋詁：戲，謔也。舍人注：戲笑，邪戲謔笑之貌。是其誼也。此戲弄誼之最古者。詩板：無敢戲豫。傳：謂逸豫也。禮坊記：戲而不嘆。注：謂孺子言笑者也。廣雅釋詁云：戲，亥也。蓋戲之術不一狀，亦各異其說之可稽者如此。然字何以從戈而虐聲猶茫不得其解也。又按左僖二十八年傳：請與君之士戲。國

語音語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注謂角力也。殆以力相鬥。或以兵或徒手皆得曰戲。耶。古從戈之字。皆示兵力。如我或（卽國之本字）武戲之類皆是。兵得曰戈。力亦得曰戈。戲始鬥。兵廣於鬥。力而泛濫於鬥。智極於鬥。口是從戈之意也。朱駿聲謂假借爲虞。猶言劇鬥也。戲劇連語。此殆漸近。段先生玉裁曰。兵杖可玩弄也。故相狎亦曰戲。謔。按周官。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鄭注。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疏。謂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此段說引伸之本。而戲之從戈。既爲兵。又爲弄。誼皆相貫。故兵可云戲。弄兵亦可曰戲。至劇從刀。虞聲。虞。說文云。相札不解也。從豕。豕。豕虎之門不捨也。一曰虎兩足舉。按豕虎之鬪。今無所聞。物力變遷。古今有絕異者。不得謂豕不鬥虎。（貓出自虎。豕出自象。野豕之豪者曰猪。絕有力也。）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豕雖不敵。豈必虎之不鬪。曰虎兩足舉。明鬥意也。虞有鬥意。鬥則用力甚。故劇從虞聲。而意爲甚爲疾。漢書楊雄傳。口吃。

不能劇談。注謂疾。蓋劇談必於智慧口舌相爭之地而後見焉。是猶戲之廣義。其從刀從力。意正相類。亦如戲之從戈。所以示武也。循是言之。則戲劇之字更較可識。然劇之虞聲於義甚明。而戲之虞聲猶去一間。再進而思之。虞之爲物也。豆其質也。陶其文曰虎。其於時也古而不能名。王筠曰。凡曰古者皆今所不用也。豆祭器而虎絕有力。蓋上古之民敬天祀祖而事鬼神。好勇鬥很而尚有力祭大事也。力所崇也。故製器尙象。假以見意。若三代彝器則爲夔龍雲雷之文。而文章備矣。虞之爲器當在三代之先後。世祭天器用陶匏。今之禮猶古之遺也。虞之古誼此或其說。夫上古事簡。其見意也純。及其漸近。踵而增華。由虞之意事或加繁。以人象之而舞作焉。三五之世其詳不可得聞。意皆武舞。其人好武。所奉之神皆極猛鷲其事之也。武必盡其容。而後神悅。故舞以代虞。而祭必弄兵。自舜舞干羽而格有苗。舞始有文武之別。雖出僞書。要本周秦舊說。盛德神功皆見於此。孔子謂韶盡美盡善。非

以其備乎三代。遞王禹承虞德樂備文武。故舞大夏大夏者樂之文武備者也。禮
 內則二十舞大夏注。周舞大武而並重夏樂大武武舞也。孔子謂武未盡善也。殆
 惜其文不足然予。豈以爲武舞直承隆古不若文舞之興晚也。周文益盛樂兼衆舞
 而其享先祖也則舞大武。周禮大司樂。猶虞之製器也。人之好武循乎往史。殆
 爲自然之則。被之以文則後人所爲其所取象質則以虛文則以舞古今之變也。故
 予觀於舞謂即古虞逮世益近而舞日雜殊形詭象不可一致。方相氏熊皮而金目
 周官。宋以桑林。享晉侯。題以旌夏懼而疾發。餘姚章氏謂以旌夏戴頭。誕可
 識矣。舞之廣也。於鄉爲讎於四夷爲侏儻當周之末其變已極古意漸亡。調弄競作
 故列子仲尼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世或謂相嘲弄爲舞。按漢書汲黯傳。舞文注。亦
 云。猶弄也。舞弄牽連古語。意同。舞弄戲弄意又相比。舞之變也。爲戲。猶虛之變也。爲
 舞。故又疑戲必舞之。鄉曲猥語興之於周。雖書曰淫戲似商。未卽有其字。然注戲語

說 戲 劇

六十六

既出古文書古文曉出甯信史遷淫虐爲今文之舊耳古人（謂周人）本鄉曲猥語以製戲字於當時戲弄必有所見特今不可考嘗信鄉曲之風往往有古制存安知古之爲戲不陳盧執戈而舞之所以盧之爲器周秦之際或傳漢雖不用猶聞其說否則許君說盧胡以知其爲古陶器耶由此以言則戲爲象意兼形聲字盧聲者夫亦明其意猶古之爲盧焉爾又戲於尙書今文爲於戲者古文悉爲嗚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於戲疑皆是歌聲揚惲報孫會宗書云酒酣耳熱擊甕叩缶而歌嗚嗚以此例之抑安知古之爲戲不擊盧而歌其聲戲戲或樂與歌諧焉或舞與歌應焉此戲之本事其餘百戲由是而蒙其名益推益廣耳果爾則戲於六書又兼象聲（予創論釐象聲與形聲爲二與舊說悉異）而盧之爲陶器或用之爲鄉曲之樂亦未可知猶之豈豈皆謂樂而文則從豆盧亦與之同耳擊盧而歌聲相應其聲戲然舞戈爲容故字從戈而盧聲理或然也戲之廣泛或爲角鬥或爲嘲弄或爲狎邪

或爲逸樂。皆一誼之引。申說文兩說。前者爲麾之假借。既非正義。後則偏於說形。於義太渾。故說戲之艱。十百於劇。且所謂兵也者。文亦鮮證。必以御覽所引兩說相合。曰戲弄兵也。外戈。虜聲。庶於字義爲顯。而於源流可得而說矣。至於戲劇連語。其說如何。曰戲之爲義。用既廣博。類又至多。歷代創作。有加無已。宋有雜劇。乃始別行。宋舞隊有雜劇。見宋人樂語。真宗爲雜劇詞。見宋史樂志。迄至於元。北曲盛行。亦曰雜劇。今臧選元人百種曲。尙題雜劇之名。可證也。其後海鹽。弋陽。崑山。秦楚之聲。以次遞變。皆雜劇之遺裔。故今泛語曰戲。特語曰劇。或曰戲劇。謂戲中之劇。以別於百戲。抑或謂戲卽劇。總爲一名。皆未能定總之。戲原於祭。意寓於虜。演暢於舞。皆武事也。舞分文武。武舞居先。談奇於巫祝。浸淫於百戲。然士夫他不之顧。惟歌舞之場。往往爲文章所託。故常留意焉。其由詩歌樂府長短句而遞變爲戲曲。以成今劇者。非文章之力乎。今劇有文武。猶文舞武舞。宋元雜劇其致如何。不得見矣。予於崑劇。

說戲劇

六十八

謂曲猶歌而容猶舞且備文武焉楚調（謂皮簧）歌而不舞文舞已亡武舞雖存已流入百戲而武舞亦失然可謂猶存古意於百一者甯以武劇當之矣武劇之來源最駁有謹守也弋戾之舊者（今演青石山之類猶弋也金山寺之類猶戾也）有轉襲秦腔者（此不能悉數予友退公爲言自秦匪之變武色不足因雜取山陝諸部爲之而武劇一變前之徽班武劇僅比架子今則競以藝力相翊矣）此又不可執一論也嗚呼戲劇小道抑亦不可謂非人文之所繫其沿革變遷積數千年關於世故若此其繁予不足知其邇也姑述所見其於戲劇與夫戲劇之爲字爲有知也耶爲無知也耶願博聞強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論之

前草既訖復讀楚詞九思音案衍兮要嫋注要嫋舞容也方言江沅之間謂戲爲嫋是舞與戲皆可謂嫋舞者雅言戲者猥語嫋者方言古今雅俗不同而戲舞一源可證也說文嫋曲肩行貌正戲預之狀

82

(4)

總代售處
後門內馬神
處北京景山書社

廟第十七號

每冊售價大洋壹角